

可辅助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但数量稀少、培训难度大 治疗犬 为老人带去抚慰对抗遗忘

《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1》显示,2021年,全球现存患病人数超5100万例,中国患病人数超1300万例,约占全球数量的25.5%。这项病症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。但近年来,治疗犬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,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。

治疗犬听得懂口令,温顺异常,不怕复杂的环境,能接受几乎任何人的抚摸、抱抱。它们为患病老人的生活注入活力,在他们日渐萎缩的记忆中留下些快乐的瞬间,甚至能勾起老人对过去的回忆。但在国内,通过治疗犬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提供服务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治疗犬数量稀少、培训难度大、养老院难以长期饲养,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。在这条路上,有公益志愿者团队培训治疗犬、走进养老院为老人服务,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将流浪狗培训成治疗犬,热心于此的人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,对抗疾病,对抗遗忘。



biubiu第一次上岗,正在为老人表演“绕腿走”。



工作中的治疗犬萌萌。

对抗遗忘

治疗犬biubiu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,这是主人金佩为它开的,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私信,其中最多的,就是问金佩:“我家有这样的(阿尔茨海默病)病人,我们能不能得到这样一只狗?”她总是无奈地回复对方:“很抱歉,现在我们都是集体活动。”

“现在治疗犬的需求很旺盛,但是数量太少了。”金佩说。

“中国现有宠物犬上千万只,治疗犬要达到上万只,其实是很容易的事。我们现在只有100多只治疗犬,一只治疗犬每年能服务1000人次,但我国现在有1000多万例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。”吴起认为,原因主要是大众对动物辅助治疗、对治疗犬都了解太少。

今年74岁的金佩第一次听说“治疗犬”还是十多年前。那时她因为喜欢给自己的狗狗做衣服,便开了个“宠物服装店”。服装店的生意越做越大,连国外的客户也来找她做“高级定制”。从国外客户那里,她第一次知道了“治疗犬”的存在,但那时,国内的“治疗犬”领域还是一片空白。

2015年的一天,金佩在离家不远的街边见到了biubiu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2月25日的夜晚,外面刮着大风。一团脏兮兮的黑影在风里艰难地挪着步子,她凑近仔细一看,发现那团黑影竟是一只小狗,浑身所剩不多的毛发结在一起,冻得瑟瑟发抖。

金佩说,小狗看见人就跟上,最后不停跟着她。金佩为它取名叫biubiu并悉心照料,慢慢地,biubiu变得越来越漂亮,乖巧、亲人,性格很好,流浪的痕迹也慢慢消失不见。

金佩觉得biubiu很有成为治疗犬的潜能,但不知道该如何训练。2019年,她结识了吴起,立刻决定训练biubiu。

这也是金佩的一次试验。她想,如果biubiu能够成为治疗犬,将会为城市流浪动物的未来提供一个“就业”方向——它们不再是无用的、影响城市形象的,也可以被重视,发挥价值。

金佩用了一年时间,将biubiu训练成了治疗犬。她常常强调:“一个老人训练一只流浪狗都能成功,别人也可以。”

对于金佩来说,参与治疗犬志愿服务之后,她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。作为一个老年人,她要用这个“新世界”来对抗阿尔茨海默病,对抗遗忘。 据《新京报》

期待

吴起组织过上百场针对老人的治疗犬服务,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患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。这些老人平时不愿意参加其他活动,但得知有狗狗,有的老人甚至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活动场地,希望能多跟治疗犬们相处一段时间。

每次,老人们都会期待地问:“朗朗(治疗犬的名字)来了吗?小豆(治疗犬的名字)来了吗?”有的老人平时较真,可是在活动时却温柔极了,轻轻抚摸面前的治疗犬,“像是变了个人。”

在志愿者韩莉的经历里,没有老人粗暴对待过她的治疗犬皮皮。有的老人步伐还很矫健,能抱一个婴儿一样抱着小狗,一会儿走、一会儿坐,一会儿把皮皮放在膝头拍照。为了防止皮皮滑下来,老人还踮起两只脚尖,尽量让自己的大腿保持水平的姿势。

一次,韩莉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,坐在轮椅上,没有太多表情,说话也不利索。但活动快到尾声时,老奶奶突然握住了韩莉的手,冲她点点头,一下一下,像敲钟一样迟缓。

“又难受,又感动。”韩莉说,难受在于不能经常陪伴他们,感动在于真的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她注意到老奶奶的眼皮因衰老而垂下,盖住了眼睛。韩莉看不清她的眼神,但是能感受到,对于他们的到来,她是高兴的。

在促进老人跟老人之间交流,让老人改善注意力、语言表达能力之余,让老人们拥有美好的回忆、留下快乐的记忆、构建对未来的美好期盼,也是吴起希望通过治疗犬项目达成的目标。

“活动本身应该是愉悦的,我们希望老人尽量记住志愿者的名字、治疗犬的名字,也会送给老人与治疗犬的合影,促使老人记住这天快乐的情绪。有的老人以前养过狗,就会有一些美好的回忆,通过我们的活动,回忆或许会重新涌现。”吴起解释。

志愿者金佩记得,一次,她带着治疗犬到养老院参加志愿服务,狗狗激起一位95岁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跟人交流的欲望。老人讲起自己小时候,家里也有一

只德牧,他还骑在狗的身上到处跑。“这个真的很美好。”金佩说。

每到活动最后,吴起总会问上一句:“下次来看您好不好?您希望我们什么时候来?”许多老人巴不得他们每天都去,但又会笑笑摇头,“你们年轻人还要工作,每个月来一次就可以了。”

百里挑一

成为治疗犬,可以说是百里挑一。它们不仅要性格好,还要有不错的抗压能力和服从性。

与训练普通家庭宠物和工作犬不同,按照国际标准,治疗犬需要经过社会化训练、服从性训练、脱敏训练和互动性训练。

“治疗犬不仅要听主人的话,而且要对陌生人友好,训练难度更高。”吴起解释,一只合格的治疗犬,在面对不同环境时,都要保持友好,就像一位优雅的绅士,热情却保持有节制的亲近——陌生人拽拉它的毛发、尾巴,也不能有攻击行为;对于“坐、卧、立、等待”这些基础性命令,要熟练掌握,也要能跟陌生人完成握手、捡东西、跳器械障碍等互动性内容。

为此,训练的时候,吴起常常要将狗狗带到嘈杂的室外,让它们熟悉马路的喧闹、孩童的奔跑。“每只狗狗个性不同,训练难度、投入的时间也会不同,训练周期一般是半年到一年。”吴起介绍。

治疗犬要从指令和手势中判断出主人的意图,并顺利完成动作。动作不难,关键在于每天多次的重复,让治疗犬形成条件反

射,而这是个较为漫长的过程。

治疗犬“biubiu”(宠物名)学习的第一个动作是“坐”。为了巩固训练,biubiu的主人金佩每天带着它早、中、晚各练习一次,每次10—15分钟。如果biubiu做对了,她就拿一点小零食,或者陪它玩一会儿,作为奖励。“不能让它感觉枯燥。”金佩说。

biubiu性情温顺,但偶尔也会犯倔。有时训练时间长了,它能听懂,可就是不做动作。金佩并不强求,她会让她biubiu放松一会儿,去玩一玩,玩得开心了再继续练习,一个动作往往练习一两个月。最复杂的“绕腿走”,它练了一年,贯穿整个训练周期。就这样,一年后,biubiu成为了一只出色的治疗犬。

不是所有经过训练的狗狗都能成为治疗犬,它们还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试。

最初,吴起花了半年时间训练了50只狗狗,最终只有不到半数通过了测验。据吴起不完全统计,目前为止,参加考试的狗狗已有几千只,但在他这里登记在册的治疗犬,全国只有150余只。

挑战

七八年前,吴起第一次走进养老机构,为老人提供治疗犬服务。在那之前,他的服务对象还是自闭症儿童。

老人和孩子有很大不同,在吴起看来,孩子更活跃、好动,相比之下,老人活动能力较弱,大多数时候,他们只能坐在原地,没办

法弯下腰与治疗犬互动。为此,吴起和志愿者们必须时刻注意老人的动作、眼神,有时还要附在老人耳边大声讲话,才能让老人听得清楚。“我们既要保持热情,也会特别警惕。”有时,吴起碰见极少数脾气暴躁的老人,冲着正在工作的治疗犬踢上两脚,他必须及时解决,不会去强迫那些老人接受治疗犬。

同时他也发现,在养老机构推行动物辅助疗法,仍然面临很多难题。“一般来说,在一场活动中,狗狗和老人的数量比例最好为1:2或1:3,但许多时候,养老机构希望更多老人参与进来,有一次,老人的数量甚至高达50人。”吴起说,一旦人数过多,场面混杂,老人就很难集中注意力,也没有办法跟治疗犬有更多接触时间,效果就会减弱。

“我们也要保障狗狗的福利。它们来来回回换位、快速接受不同的人,要去辨别志愿者的声音,又要辨别老人的声音,那么多人伸手,狗狗也容易混乱。”这些都对吴起的工作带来更高挑战。

吴起可以理解。目前他所接触的养老机构,很难在场地里长时间饲养治疗犬。

“治疗犬不是初次训练好了就一劳永逸。”吴起介绍,为了一直保持它的能力,就要有专业人员定期训练,而机构很难投入成本去负担训练治疗犬的专业人员。因而,目前养老机构想要增加动物辅助治疗,还是要靠吴起团队定期提供服务。